

名家V名译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DER ZAUBERBERG

魔山 (上)

德 > 托马斯·曼 / 著 杨武能 / 译

全译插图本



中国戏剧出版社



名家名译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DER ZAUBERBERG

魔山 (上)

德〉托马斯·曼／著 杨武能／译

全译插图本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山 / (德) 托马斯·曼 (Mann, T.) 著; 杨武能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10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第7辑)

ISBN 7-104-02260-0

I. 魔… II. ①托…②杨…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9654 号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第7辑) 魔山

策 划: 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 者: [德] 托马斯·曼

译 者: 杨武能

责任编辑: 王媛媛 肖 楠

执行编委: 马 跃 刘 琳 肖玲玲 陈荣赋

段 冶 徐胜华 龚雪莲

封扉设计: 李庆伟

美术编辑: 杨玉萍

插图绘制: 张岩锋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89

电 话: 010-84002504 (发行部)

传 真: 010-84002504 (发行部)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60mm × 980mm 1/32

印 张: 150.375

字 数: 3878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2260-0/1 · 880

定 价: 103.00 元 (共 12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托马斯·曼像

托马斯·曼(1875—1955), 20世纪德语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出生于德国吕贝克城。1901年凭借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而轰动欧洲文坛, 成为德语文学继歌德、席勒以来又一高峰时期的领军人物。在托马斯·曼的创作生涯中, 以中篇、长篇小说居多, 且大多成为经典之作。其中, 《布登勃洛克一家》、出版于1924年的《魔山》及其后期代表作《浮士德博士》被认为是托马斯·曼最成功的三部小说。1929年, 因《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伟大小说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魔山》初探

(代译序)

20 世纪上半叶,德语文学发展史上出现了一座堪与歌德、席勒的狂飙突进和古典时期媲美的新的高峰,一批世界级的大师——亨利·曼和托马斯·曼兄弟、豪普特曼、施尼茨勒、里尔克、卡夫卡、黑塞、德布林、穆西尔、布莱希特等等——崛起于文坛,开创了德语文学一个成就辉煌的新的古典时期。而托马斯·曼,更被誉为这一时期德语文学的“火车头”。

一些文学史家认为,传统的德语文学以歌德、海涅为代表的诗歌,莱辛、席勒为代表的戏剧和霍夫曼、凯勒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Novelle)见胜,长篇小说——除去一部并不算长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则没有什么地位。认为托马斯·曼是第一位作为长篇小说的大家,真正赢得了崇高而持久的国际声誉,实现了德语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突破。

事实确乎如此。自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问世以来,德语国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可谓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不仅把诗歌、戏剧等样式的创作远远抛在了后边,也令世界刮目相看。可以列举的作家和作品实在太多,其中的大多数我们尚未很好译介或者根本没来得及译介。仅以继托马斯·曼之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塞、伯尔、卡耐蒂、格拉斯、耶莉内克等都擅长创作长篇小说这一事实,便足以说明:托马斯·曼开了一代

风气而至今影响犹存。

托马斯·曼 1875 年出生在德国吕贝克城一位富商的家中。父亲曾做过这座享有相当多自治权的北方海港城市的市议员。托马斯·曼中学未毕业父亲便去世了，家业随之衰败，全家迁到了南方的慕尼黑。托马斯·曼 19 岁即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做见习生。同年发表小说《沦落》获得好评，决心走文学道路，开始在慕尼黑大学旁听历史、文学和经济学课程，并参与编辑《二十世纪》和《辛卜里其斯木斯》这两本文学杂志。1895 年至 1898 年随兄长亨利·曼旅居意大利，1897 年着手创作《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小说于 1901 年问世后立刻引起轰动，不仅奠定了时年 26 岁的他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坛上的地位，而且为德语文学吹响了胜利进军二十世纪的号角。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托马斯·曼经历了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目睹了德国发动的空前残酷野蛮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身受其害，被法西斯政权褫夺了国籍，长期流亡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虽已成为美国公民，却感到这个盛行麦卡锡主义的国家窒息了自己的创作灵感，又不愿回到分裂的祖国的任何一边去，只好在 1952 年移居瑞士，直至 1955 年客死于苏黎世。

托马斯·曼可谓一生坎坷，经历丰富，思想发展的过程更充满了曲折、矛盾和痛苦。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了他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里。

托马斯·曼创作的长篇小说在 10 部左右，看来数量不多，然而几乎都是鸿篇巨制，如单单取材于《圣经》故事的《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1933—1942)就是四部曲，和其他的大长篇加在一起，便构成 20 世纪德语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一个可观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品尽管题材不同，风格、手法也有发展变化，但是都一样从精神、文化和哲学的高度，深刻而直率地提出了时

代的根本问题,生动而多彩地描绘人生、社会和世态,恰如巴尔扎克所做的那样。也就难怪德国著名的评论家汉斯·马耶尔要将托马斯·曼的小说与《人间喜剧》相比拟。^①

在托马斯·曼的所有长篇小说中,公认最成功的为《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和《浮士德博士》(1947)这三部。1929年,托马斯·曼“主要由于他日益被公认为当代文学经典之一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②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魔山》(1924)则是作者继这一“伟大小说”之后举世公认的又一部划时代杰作,对作者获奖起了主要作用,因为是《魔山》使作者真正举世闻名。^③例如1927年经Helen Tracy Lowe-Poters翻译成英文The Magic Mountain后,很快便畅销美国;近年来德国和世界范围内评选20世纪最佳德语长篇小说,《魔山》也都入选,且名列前茅。

堪称德语文学现代经典的《魔山》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说的是出身富有资产者家庭的青年汉斯·卡斯托普,在大学毕业后离开故乡汉堡,前往瑞士阿尔卑斯山中一所名叫“山庄”的肺病疗养院,探望在那里养病的表兄约阿希姆·齐姆逊。他原本打算三周之后便返回汉堡,接手一家造船厂的工程师职位,想不到在山上却一住住了七年。原来他闯进了一座“魔山”!

在“魔山”中住着来自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病人。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民族、种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属于不必为生计担忧的有产有闲阶级。在

① 见Hans Mayer:“Thomas Mann”,Suhrkamp Verlag S.113-131页。

② 《布登勃洛克一家》早在1962年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的译本。

③ 德国著名托马斯·曼研究家Volker Hansen认为,是“《魔山》奠定了作者的世界声誉,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虽说在授奖辞中提及的只是其成名作《布登勃洛克一家》”;参见Interpretationen: Romane des 20 Jahrhunderts, Philipp Reclam jun. Stuttgart, Band 1, S.55。

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这些“山庄”的居民们自有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都沉溺声色,饕餮成性;都精神空虚,却在尽情地享受着疾病,同时又暗暗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整个“山庄”及其所在的达沃斯地区,就跟中了魔魇一样,始终笼罩着病态和死亡的气氛。

在“魔山”中除了上面那些行尸走肉的活人,还游荡着一些幽灵,过去时代的幽灵以及叔本华、尼采等等的幽灵。这些幽灵附着在奥地利耶稣会士纳夫塔和意大利作家塞特姆布里尼等人身上,他们是那些活死人中的思想者。塞特姆布里尼固守着前一两个世纪盛行的资产阶级人道、进步和理性的传统,梦想有朝一日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的世界共和国,还身体力行地参加了共济会的活动,实际上却是一个过时的人物,其形象、思想和行径,在作家笔下都像个摇风琴的行乞者一般地寒碜、迂腐、可笑。纳夫塔则自视为“超人”,信奉精神至上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妄想世界有朝一日会恢复到教会享有绝对权力的上帝之国的原始状态,并为此而鼓吹暴力、奴役和恐怖。这个外貌丑陋矮小、言辞尖酸刻薄、行事虚伪怪诞的教士,不独继承了欧洲封建反动思想的衣钵,而且是德国军国主义乃至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法西斯独裁专制——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狂热信徒。

至于“魔山”的统领,则是“山庄”疗养院的院长“宫廷顾问”贝伦斯大夫。他和他的助理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一个绰号叫“拉达曼提斯”,一个绰号叫“弥诺斯”,意思都是地狱中的鬼王。然而“魔山”的真正主宰,却并非鬼王贝伦斯大夫,而是死神。这不仅因为这位大夫自命为“侍奉死亡的老手”,而且本人的身体和精神也染上了重病,即将成为死神的俘虏。

就这样,在死神的统领指挥下,经由贝伦斯这些鬼王精心安排和组织,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就变成了妖魔聚会的布洛

肯山^①，“山庄”的疗养院客们便像瓦普几斯之夜的男女妖精似的纵情狂欢，夜以继日地跳着死之舞。

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是个性格和体质都很柔弱的资产阶级少爷，是塞特姆布里尼为之操心的“问题儿童”。他涉世不深，刚入“魔山”还有点儿不习惯，但马上被“鬼王”逮住，不多久就习惯了不习惯，就参加了死的舞蹈。这是因为，“山庄”的独特生活方式自有其魅力。这魅力的表现之一就是使人忘记时间，忘记过去和将来，同时也忘记人生的职责和使命，活着仅仅意味着眼前的及时行乐。因而“魔山”成了一个介乎于生死之间的无时间境界，难怪年轻的卡斯托普在山上不知不觉一住便是7年，难怪他也很快学会了像其他疗养客一样怀着冷漠、闲静的心情，俯瞰和傲视平原上碌碌终日的芸芸众生。

不过，在“魔山”中的7年，汉斯·卡斯托普也并未虚度。他年轻、好奇，性格内向，有一个区别于一般疗养客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对周围的人和事乐于观察、倾听，勤于思索。他在跨出校门后遽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日日目睹着疾病和死亡，倾听着塞特姆布里尼与纳夫塔的激烈争论，自己还对爱情的苦乐和生离死别有了切身的体验，思想活动更是异常活跃。而“山庄”无所事事的特殊生活方式，又提供了他去沉思默想的充裕时间，便对疾病与健康、欢乐与痛苦、生存与死亡、时间与空间以及音乐与时间的关系等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这样，当7年后“魔山”的梦魇终于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晴天霹雳”所震醒，他似乎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对世界和人生有了自己看法的人。

然而，这位唯一在“山庄”康复了的小说主人公，这位有头脑的资产阶级的苗裔，他却并未找到自己的归宿，却仍然没能逃脱死神的控制。因为这时整个的欧洲和资本主义世界都着

① 布洛肯山是德国中部名山哈尔茨山中的一座险峰，相传每年圣女瓦普几斯纪念日即五月一日的前夜，妖魔鬼怪都要在此聚会，纵情狂欢。

了魔，都跳起了疯狂可怖的死之舞，汉斯·卡斯托普自然也在劫难逃。小说结尾，年轻的主人公便在落到眼前的一颗填满烈性炸药的炮弹爆炸之后，在战场的“混乱喧嚣中，在刷刷冷雨中，在蒙眛晦暗中，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从上面的故事梗概可以看出，《魔山》既无离奇曲折的情节，也无惊心动魄的场面，但却不失为一部力作，不乏引人入胜的深邃思想和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这是因为，《魔山》并不重在描绘自由资产阶级没落的外在表现和过程——虽然这方面也有不少精彩之笔——而重在揭示其内在的历史和精神根源。而这，看来正是托马斯·曼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它与狄更斯、巴尔扎克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之间，一个显著而重要的差别就在于此。

《魔山》是部篇幅几达 70 万字的巨著，已被公认为 20 世纪西方文学富有经典意义的杰作之一。托马斯·曼能取得这一成就，应该归因于他既很好地继承了传统，又成功地进行了创新。在继承方面，《魔山》首先令人想起了德语文学中历史悠久的所谓“教育小说”或“修养小说”(Bildungsroman)。这类小说最著名的样板当推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和凯勒的《绿衣亨利》。它们写的差不多都是年轻主人公到社会上受教育、淘经验，以及在此过程中思想、性格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借以表达作家自身的教育主张、人生哲学和社会理想。这样的小说，大都富于认识价值、教育意义和哲理性。托马斯·曼的《魔山》无异于一部现代的“教育小说”。对于年轻的卡斯托普来说，那与世隔绝的“山庄”国际疗养院及其所在的达沃斯地区，不啻是一个对他进行强化训练的“教育特区”^①。

① 此语出自歌德的著名教育小说《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原文 pädagogische Provinz 也可译作“教育省”，指的是一个乌托邦似的极重视教养和文明、礼仪的地方。这里只是从反面的意义上借用这个称呼。

在这个反面意义上的“教育特区”里，不但从空间上集中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精神和思想，让卡斯托普接触到它们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而且使时间浓缩起来，让他早早面对死亡，不得不对生与死、健康与疾病、肉体与精神、空间与精神、空间与时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认真的思索。再者，这里还有一些“教育者”，那就是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他们俩都自觉而公开地以年轻主人公的导师自居，并为影响他、争夺他的灵魂而无休止地进行着辩论，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虽然他们本身都已病入膏肓。除了他俩，“鬼王”贝伦斯大夫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病人，其中特别是以长者自居的佩佩尔科恩，何尝又不曾在不同的程度上，各以自己的方式，充当年轻主人公的教员——反面或正面的教员。这样，生活在“魔山”这个“教育特区”中的汉斯·卡斯托普，思想和性格就加速地发展和成熟起来。

不错，这儿的确存在一些悖论，例如把“魔山”竟然称为“教育特区”，既说“魔山”是个“无时间境界”，又说它浓缩了时间，等等。然而，不正是由于这许多悖论和矛盾的存在，才使《魔山》更加耐人寻味和富于哲理的深邃吗？

至此已接触到《魔山》继承德语文学传统的第二个和更深刻的方面，即它的哲理性和思辨性；有人因此干脆称《魔山》为一部哲理小说或者理智小说。这很容易使人产生枯燥、沉闷的联想。其实，《魔山》提出的哲学问题既丰富多彩又紧贴现实，所用来进行思辨的手段也富于变化而且生动。除去生与死这个核心问题之外，小说对于例如时间这个构成生命的重要因素，就作了既精到、深入且全面、精彩的分析和论说。例如，仅为揭示时间因人而异的相对性，小说就自然而纯熟地使用了三种手段：一是主人公卡斯托普自己头脑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探索（集中在第六章的《变迁》一节）；二是作者的直接插话、评说以及思辨（例如第七章的《海滨漫步》一节）；三是用故

事情节本身进展的快慢直观地显现。

且看第三种手段的明显例证：主人公住进“山庄”疗养院的第一天，觉得一切都异常新鲜，经历和感受十分丰富，时间也就相对地增了值，对这一天的描写便占了一百多页的篇幅；相反，到了后来，日子过得千篇一律和枯燥乏味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便一笔带过。

除去这些，还有一种在《魔山》中用得特别多也特别引人注目的思辩手段，那就是让书中的人物相互辩驳和争论，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这两个人物似乎主要就是为此而活着。他们势不两立却相反相成，在无情的论争中几乎探讨了人类社会的所有重大问题，尽管这两人如前文说过的都并不足取，都是言行不一的空谈家，而且他们的言论本身也经常自相矛盾，令他们的教育对象卡斯托普无所适从。

总之，《魔山》这部大书尽管思辩色彩浓郁，却因为手段多样而艺术，结果便使读者尤其是爱好哲学的读者觉得并不难以接受，相反倒会感到饶有兴味。

《魔山》也成功地继承了德国和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世情的描写，人物的刻画，环境的点染，都做到了既细腻精致，又生动深刻，且富于典型意义。小说中的人物非常多，但都各具个性特色，不容张冠李戴。例如佩佩尔科恩、舒舍夫人、表哥约阿希姆·齐姆逊、施托尔太太，还有宫廷顾问贝伦斯大夫及其助手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无一不让人不具有典型意义，不令人难以忘怀。就讲仅仅出现在卡斯托普回忆中的祖父和舅公吧，也都刻画得活灵活现，既带着时代和阶级的共性，又有不容忽视的个性。类似这样一些富于对比意义的次要人物的存在，加强了小说内涵的历史纵深度，为一个阶级的没落作了必要的背景交代。

至于在“侍奉死亡的老手”贝伦斯大夫经营下的“山庄”，那

真是资本主义社会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机构的典型，也即完全背离了其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本性的异化的典型。托马斯·曼对这家疗养院及其主持者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惊心触目。

《魔山》的社会批判意义多而且广，不容也不必一一列举。而特别希望引起读者注意的倒是，以“语言魔术师”著称的托马斯·曼成功地运用了幽默、揶揄、嘲讽等等语言手段，使他与自己描写的人物、习尚、事件之间保持了必要的距离——“讽刺的距离”或曰“批判的距离”。这种距离一开始便出现在叙述的语气里，接着又渗透进描绘人物肖像的笔调中，到最后更融合到了故事的情节里。能说明这最后一点的最典型例子，要数第七章的“冷漠”与“狂躁”这两节描写的种种悖乎常理的行为，其中尤其是纳夫塔与塞特姆布里尼的决斗。由于作者运用语言十分地精细，“距离”的远近分寸便十分明显，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表明了作家的态度和爱憎。不，这儿谈不上爱，因为在书中没有一个真正可爱的正面人物。就连对主人公卡斯托普和他那位生性豪爽的意中人克拉芙迪娅·舒舍吧，作者所有的充其量只是同情和理解，对他们也自始至终予以一样不乏批评意味的幽默、调侃和讥讽。

《魔山》同样证明，托马斯·曼确实当得起 20 世纪西方文学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称号。然而，对于《魔山》这部巨著来说，更值得称道的不是它对传统的继承，而是它的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而是它还越出现实主义的常轨，采用了勃兴于上世纪初的现代主义的某些手法。

《魔山》使用得最多也最有趣的现代主义手法是象征。可以认为，小说的题名《魔山》本身便是一个象征，它所描写的“山庄”疗养院以及生活在里面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都富有象征意义。仅以与软弱的平民卡斯托普形成鲜明对比的表兄约阿希姆·齐姆逊为例吧。这位“好样儿的士兵”身上集中了“德国

军人的所有美德”，称得上是整座“魔山”中唯一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然而他却怎么也实现不了去军旗下效忠皇上的夙愿。他那被描写得非常细腻的天亡，不正象征着德国军国主义引以自豪的普鲁士精神业已过时和不再有生命力了吗？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即荷兰绅士皮特·佩佩尔科恩，那位在殖民地爪哇发了大财的种植园主。他像个王者似的颐指气使却语无伦次，生活放纵却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和乐趣，结果服毒自杀，是不是也可看作殖民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气数已尽的象征？

毫无疑义和十分耐人寻味的是，《魔山》中还充满着所谓的“数字象征”(Zahlsymbol)。一个“七”字贯穿着整个故事，反反复复地出现：全书一共七章，主人公迷失在“魔山”中长达七年，“山庄”的餐厅里不多不少摆着七张桌子，主人公的朋友圈子最终凑足了七个人，疗养院规定量体温的时间恰好七分钟，等等等等。为什么正好是七呢？是因为上帝“创造世界”也用了七天，因此七就意味着全部、整个，处处凑足了七的“山庄”就是作者心目中世界的象征，还是另有原因？这个问题看来只有作者自己才能解答了。

《魔山》成书的十多年，正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欧洲广泛传播。托马斯·曼是弗洛伊德的景仰者，小说自然地反映出了这一学说的影响。倒不是指贝伦斯院长的助手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也对病人施行所谓心理分析，也不是指这位形容萎靡、身穿黑大褂的“殡仪馆抬尸者”似的大夫，在“山庄”长年地开着一个大谈情欲与疾病及死亡的微妙关系的讲座，害得男女疗养客们体温升高了老是降不下来——这些，都只能看作是对迎合时尚的冒牌博士和骗子大夫的讥讽而已。作者自己使用精神分析方法，主要表现在他深入到了人物的潜意识中，去挖掘和揭示其思想行为的内在因果关系。一个明显而突出的例

子是：年轻的主人公一开始非常讨厌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因为这个俄国女子不拘小节，缺少上流社会的教养，每次进出餐厅都把玻璃门摔得咣啷啷响。可是，随着他对这响声的渐渐习惯，卡斯托普竟不知不觉地、狂热地爱上了这个并不见得漂亮的女病友。为什么？主要因为她也长着一双细眯眯的鞑靼人眼睛，令他忆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倾慕过然而却早已忘记的男同学希培。也就是说，隐藏在潜意识中未得到满足的恋慕之情，又固执地表现出来了，以致俄国妇人和男同学的形象在卡斯托普心中老是叠印在一起，在他对异性的爱恋中又加进少年时代的亲切回忆，使他更加着迷和神往了。

另一个反映出弗洛伊德影响的显著例子是小说第六章有一节叫《雪》，写了主人公在与风雪和死亡搏斗过程中的一个个梦境，也是存在于卡斯托普潜意识中的理想和恐惧的折射和显露。这些一开始绚烂美丽、如诗如画最后却阴森可怖的梦境，实际上表明了主人公（也包括作者）在生与死之间、在人道与非人道之间、在意大利作家塞特姆布里尼与奥地利耶稣会士纳夫塔之间，如何艰难地作出选择，虽然他对前者最终能否战胜后者还缺少信心。这缺少信心的表现，既合乎欧洲历史的真实，也合乎作家本人思想的实际。

附带说一句，题名为《雪》的这个片段文笔十分优美、精致，对严冬时节阿尔卑斯山中的冰雪世界描写可谓出神入化，而主人公的梦境则可称整个故事内容的浓缩和精髓，对全书的思想意义起着升华和画龙点睛的作用，值得反复的咀嚼、品味。

象征和精神分析，只是托马斯·曼使用现代主义手法的两个显著方面。从总体上看，《魔山》堪称德语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率先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起来的典范之一。

《魔山》这部书也是作者对自己在战前的经历和思想的总结。1912年，为了探望患病的妻子，托马斯·曼确曾在瑞士达沃

斯地区的一家肺病疗养院住过一些时候。这段特殊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为他于1913年开始创作《魔山》提供了契机和素材。起初他只打算以幽默的笔调写一个中篇小说(Nouvelle),并以战胜死为主题,使之成为自己的《威尼斯之死》和《特利斯坦》这两篇表现艺术家渴望和美化死亡的旧作的对立面。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的写作,到了1919年才重新提起笔来。大战中的痛苦经历和战后的深刻反思,不但使原本计划的中篇发展成了一部上下两卷的大长篇,思想内容也得到了许多扩展和深化。

说到成书的经过,需要补充的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生活中的原型,特别是主人公卡斯托普身上,更清楚地投下了作者自己的影子;卡斯托普与托马斯·曼本人出身、经历的相似之处就不必说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和思考。特别是通过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这两个思想者,通过他俩的言行和相互争论、辩驳,托马斯·曼事实上对自己早年的思想,其中尤其是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影响,做了深刻而又全面的清算,因此《魔山》一书对作家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难怪当代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会说:“故事越往下讲,小说的主人公便越来越不再是卡斯托普,而变成了托马斯·曼本身。”^①而作家的爱妻卡佳·曼,便为他塑造小说女主人公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这个形象,提供了许多素材和灵感。

小说中出身犹太教拉比家庭的奥地利耶稣会士纳夫塔是个思想偏激、言语刁钻、行事残忍的怪人,想不到其原型竟是与作者有过交往的著名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卢卡奇(Georg Lukács, 1885 - 1971)。紧接在《魔山》之后出版的《托马斯·曼传》即披露了这个秘密,而卢卡奇本人在四十多年

^① 参见 Kindlers Neues Literaturlexikon, Kindler Verlag, München 所载有关《魔山》的词条。

后的1971年接受采访时，也坦然证实：“毫无疑问，《魔山》中的纳夫塔是以我为原型的。”

还有那位“具有王者气概”的“大人物”，那位行事落拓不羁但却语无伦次的“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其形象与性格都与同时代的德国剧作家格哈尔特·豪普特曼有太多的相似，以至于小说问世后，原本对作者异常友好并多有提携的豪普特曼怒不可遏，托马斯·曼不得不一再致函向自己敬重的前辈道歉，才平息了震动文坛的轩然大波，使两位大作家重归旧好。

上述所有这些关系着作家个人思想和经历的内容，决定了《魔山》这部富有现代主义特色的杰作的现实主义基调。《魔山》问世于1924年，故事则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书中所描写的死神统治的“山庄”国际疗养院，实际上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精神空虚、道德沦丧、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欧洲的缩影。整个“山庄”都未能逃脱死亡的厄运，这意味着“山庄”所象征的世界已经衰败、没落，欧洲战前代表自由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整个在精神上已经衰败、没落。奠定托马斯·曼文坛地位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有一个副标题，叫“一个家族的没落”。作为其后续之作的《魔山》事实上又前进了一大步，所以我们不妨也给它加上一个副标题，称之为“一个阶级的没落”。

我译《魔山》前后历经了20个年头，其中的曲折、艰辛无法在此列举、详述，想强调的只有一点：《魔山》这本书真是太难译了！难，不仅在于篇幅多达千页，超过了70万字，还在于所涉及的学科太多、知识面太广，有关的描写又极为详尽、细腻，还在于“语言魔术师”多姿多彩的行文风格需要发现、体味、追随、临摹、再创。我甚至觉得，《魔山》是我翻译的最难的一部德语文学著作，对翻译者学养要求之高，可比有“天书”之称的《浮士德》。

20年前，我应邀翻译《魔山》却因琐务缠身而自觉无力胜任，一推再推未果，终于不得不考虑合译，结果幸得洪天富、郑